

从黄金到黑铁的衰退——《米尔戈罗德》^{*}

于明清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37)

提要: 果戈理的《米尔戈罗德》描绘了一个信仰在人间逐渐衰退的轨迹: 《旧式地主》里每天都是美好的博爱节日; 《塔拉斯·布利巴》中的哥萨克遭遇了背叛和死亡; 《维》是魔鬼横行的世界; 两个伊万的家乡失去了爱、智慧、信仰, 沦为沉闷的地狱。相同的轨迹也出现在《与友人书简选》中, 它的末端是俄罗斯“光明的复活”。

关键词: 旧世界; 爱; 魔鬼; 庸俗; 复活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132-4

Recession from Golden Age to Iron Age — “Mirgorod”

Yu Mingq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In the “*Mirgorod*”, Gogol described the declining trace of orthodox belief in the world. Love is full of the day in the section “The Old World Landowners”; Cossack encountered deflection and death in the section of “Vii”; The hometown of Two Ivan is a lost love, wisdom and belief and fell into depressing hell. The same trace also appeared in the “Selected Passage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 which ended the “Bright Revival” of Russia.

Key words old world love devil vulgar revival

果戈理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 他不断被重读, 却依然是个谜。他起初被盛赞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后来被颂为最执着的神秘主义者, 在这次转折中, 《米尔戈罗德》^①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当读者惊喜地发现《狄康卡近郊夜话》与魔幻现实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死魂灵》的构思源自地狱、炼狱、天堂这一宗教格局, 《与友人书简选》并非背叛, 而是一颗以宗教救国的赤子之心时, 《米尔戈罗德》却被遗弃在现实主义的角落里沉睡。若论在作家文学生涯中的开创性地位, 这部小说集不如《狄康卡近郊夜话》, 若论整体的艺术成就, 难与《死魂灵》比肩, 但这只丑小鸭却同果戈理一样充满神秘的矛盾。从它里面我们能找到对果戈理两种矛盾解读的交叉点: 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与神秘主义的精神实质。

果戈理的另外几部小说集要么用共同的主题, 要么用同一个地点串联成整体, 这符合当时文学的主流文体向长篇小说过渡的时代特征。但《米尔戈罗德》的4个组成部分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作家从两个地主的日常生活讲起, 突然慷慨激昂地歌颂起民族英雄塔拉斯·布利

巴, 然后告诉读者一个导致神学学生离奇死亡的鬼故事, 最后又回到两个叫伊万的地主吵架的琐事上。而且, 几个作品的排列并非以写作年代为序。作家这样的安排是否别有深意呢? 小说集开端和结尾的两篇一直被认为是作家对旧世界体无完肤的批判, 是他成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标志, 但奇怪的是, 作家在两个故事里对待地主的姿态截然不同。以果戈理一心向往的上帝之城的完美程度来看, 我们似乎能找到一个逐渐衰退的轨迹。《旧式地主》是上帝之城的黄金时代, 这里描写了一个与自然绝对和谐的世界, 处处体现出东正教所崇尚的静穆之美。《塔拉斯·布利巴》将作品过渡到白银时代。教会受到罪恶的冲击, 教徒们为了捍卫信仰而斗争。他们之间开始有了背叛, 有了杀戮。与青铜时代对应的是《维》, 信仰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人们逐渐背离上帝, 甚至连上帝与魔鬼的界限也开始模糊不清。黑铁时代指的是《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此时的人们背叛了上帝, 人间为代表着绝对庸俗的魔鬼所占领。4个故事里信仰逐渐衰微, 这同《与友人书简选》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果戈理与魔幻现实主义”(07cww007)的阶段成果。

“光明的复活”所叙述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论调相吻合。作为果戈理最后一部著作的收尾章节，“光明的复活”表达了果戈理对祖国最后的，也是最美好的祝愿。这两部作品一部讲道理，一部摆事实，一个是蓝图，一个是建筑，共同的目的就是催化精神的顿悟，实现移风易俗的理想。

1 上帝之城的黄金时代

由于别林斯基的一锤定音，《旧式地主》通常被看作是果戈理对行将没落的旧世界庸俗生活的反讽。但是，从作家温情脉脉的叙述，对宗法制乡村生活的心驰神往，对往昔逝去的感伤，对取代旧式地主的资产者的憎恶，以及他与两个地主的生活原型——祖父母的亲密关系来看，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旧世界和两个老人褒大于贬，爱多于憎。在地主的庄园里，彩虹的七彩辉映在天际，鸟儿在草原和树林间啼鸣，青草和野花芳香扑鼻，人与自然比邻而居。两个老人身上体现着果戈里至死都在苦苦追寻的“光明的宽容精神和天使一样的幼稚童真”以及“美妙的博爱精神的芬芳”（果戈理 1999: 272）。伊甸园似的风光、古朴的人性、平和的气氛都在向我们证明着，这里就是人间的上帝之城。

“爱便是一切”。哈德薇希的这句名言是神秘主义者心灵的写照。“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上帝即是爱”（保罗·费尔代恩 2001: 268-270）。旧世界中弥漫着爱，它首先表现为基督式的博爱，其次表现为夫妻间的恩爱。旧式地主不求名利，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即使在招待陌生人时也倾其所有。每个来到庄园的客人都能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这不是玛尼洛夫式的矫揉造作，而是比尘世血缘关系更加亲密的亲情。因为对教徒来讲，人与人之间是按照比生父更亲近的圣父的意愿结为亲戚的。两个老人对周围的人有着孩童似的信任。尽管他们一直被欺骗，一直被掠夺，但心中从来没有产生怀疑的念头。背叛的概念直到生命终了也没侵入到他们内心，或许是因为无限制的给与本来就是他们最乐于做的事情。

对旧式地主来说，恩爱是一种习惯，一种本能。尽管他们曾经年少轻狂，曾经狂奔，但他们早就忘却了那种激情。这个作家略略交待的往昔让人想起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情节，而他们的背叛似乎已经得到上帝的宽恕。也许有人认为这种静如止水的生活缺乏激情，这种惯性的爱不够强烈。其实不然，正因为爱已经变成习惯，变成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才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淡漠，可以永葆青春。因此，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在妻子去世5年之后依旧强烈地爱她，听从她的召唤。而作家亲眼见到，对自诩充满激情的19世纪的人来说，1年的时光足以冲淡一切。

《旧式地主》中充满着静谧之美。在东正教中，静是

造物主所固有的绝对完美。旧世界中的一切都笼罩在宁静而安详的气氛中。这里树叶的簌簌作响、狗的吠叫、夜莺的歌唱和主人温情的低语并不破坏庄园的寂静，反而给人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旧世界没有噪音，连门的咯吱作响都像悦耳的歌声，有童高音、男低音和优美的颤音。“这些简朴的庄园主的生活是如此的宁静，宁静得会让你一时间心静如水，觉得激情、欲望和搅乱世界的恶魔的作祟全然不存在，只有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才能见到它们。”

旧世界中，连死亡也呈现出静穆之美。死亡带来的并非恐惧，而是平静。普列赫里娅·伊万诺夫娜感受到死神的召唤，开始从容地安排庄园事务和丈夫的余生。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听到妻子的呼唤后，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顺从地熄灭了自己的生命之火。作家在普列赫里娅的召唤和阿法纳西的死亡中间加了一小段文字，写的是“我”在童年时代听到鬼魂召唤时的恐惧与逃离。“我”的心情应该是作家心灵的真实写照，从弟弟突然病逝后，病和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果戈里的精神世界，是他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我”的恐惧、抗拒同两个地主的平静、顺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心中的爱战胜了死亡，基督教中爱的深层意义“是迎接神圣相异者，并且与他融为一体”。果戈理一直对这场“灵性的婚礼”充满期待，他临终前向人世索要的最后一件东西是梯子，那显然是登上天国的天梯。

2 捍卫教会的白银时代

旧世界中充满神性的爱存在于凡间，受到罪恶的冲击。在《塔拉斯·布利巴》中，田园诗般的绿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人们奋起斗争，反抗恶世界的进攻，捍卫教会和传统。《塔拉斯·布利巴》是一首苍劲雄浑的颂歌，它赞美哥萨克，赞美卫教者。果戈理在小说中流露出强烈的宗教情结，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步将俄罗斯与东正教等同起来。小说描写的不是国家间或者民族间的战争，而是东正教徒与异教徒之间的斗争。信仰的力量可以泯灭民族的界限，只要扎波罗什的哥萨克信仰东正教，他们就都是俄罗斯人。

小说集中笔墨刻画了塔拉斯·布利巴父子三人，老布利巴在故事中又占据着中心地位。在他身上果戈理再次强调了东正教的奉献精神。老布利巴首先属于哥萨克群体，属于教会，然后才属于自己的家人。为了祖国，民族和信仰，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甚至是妻儿。当他得知小儿子安德烈迷恋于波兰总督女儿的美色，临阵倒戈之后，毅然处死自己心爱的孩子。在燃烧着的火刑架上，他仍镇定地指挥战友撤退。老布利巴率领的哥萨克身上也体现着这种奉献精神。对哥萨克来说，自由高于一切。他们热爱豪歌狂饮，挥金如土的生活，可

一旦信仰受到威胁，他们可以变成滴洒不沾，严守纪律的斗士。正是由于这种奉献精神，塔拉斯·布利巴麾下的哥萨克才形成了一个骁勇善战，令敌人望而生畏的战斗集体。

但是，老布利巴和哥萨克们的信仰并非坚不可摧，“整个谢奇在一座教堂里祈祷。为了保卫它，战士们打算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关于斋戒和禁欲他们却听也不愿听。”排斥宗教仪式降低了信仰的严肃性，是哥萨克心灵变软弱的的原因。在布利巴看来，衡量哥萨克好坏的标准是勇猛，而不是虔诚。他将两个儿子送进神学校，却又忍不住嘲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他急于将儿子送上战场，是担心没有战火的考炼，孩子们成不了真正的哥萨克。显然，他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已经本末倒置。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了他身上的矛盾特征：勇敢的牺牲精神和并不虔诚的宗教信仰。大儿子奥斯达普跟父亲一样勇猛好斗，敢于牺牲。他在被俘后坚强地面对酷刑和死亡，捍卫哥萨克的尊严。小儿子安德烈选择的道路是哥萨克不愿受束缚的天性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父辈信仰的瑕疵在他身上扩大为信仰的缺口。安德烈在寻找自由爱情的路上，要穿过一个天主教堂。进入教堂时，他心中充满憎恨与蔑视，离开时却感受到光明和庄严。经过天主教乐声的洗礼，他背弃了祖国，沦为异教徒。没有信仰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安德烈实质上成了欲望的奴隶。叛教者必然受到惩罚，这注定了他的悲剧性命运。

3 亵渎上帝的青铜时代

如果说果戈理在《塔拉斯·布利巴》中描写了基督教理想世界的隐患，那么他在《维》中描绘的则是它的颠覆。传教者在与魔鬼的斗争中死去，信仰被淡忘，上帝被亵渎。

《维》从描写神学生们枯燥的生活入手，果戈理的口吻是戏虐的。神学生是性格忧郁，时常酗酒的惯偷。哲学生没有学长的体力，在顺手牵羊上却毫不逊色。年幼的修辞生已经将打架当成家常便饭。人们对他们没有丝毫敬仰和爱护，只有害怕和恐惧。这无疑是在指责东正教信仰基石的脆弱。惯偷哈利亚瓦后来成为敲钟人，他祈祷的地方不是教堂，而是酒铺。神职人员有这么多人格缺陷，如何能正确引导信仰的方向呢？教堂不再像谢奇那样，是哥萨克生活的中心，它“落寞地耸立在村庄边上，”而且“黑黝黝的长满青苔，”里面“已经很久没有做过弥撒了。”

与女妖鲜活靓丽的外形相比，上帝的形象显得暗淡无光。“高高的古老的圣像已经陈旧不堪……金箔有的脱落了，有的整个儿发黑了，圣像黝黑的面容看上去有点忧郁。”魔鬼在人间肆虐，东正教徒深受其害。管狗人米基塔被烧成灰，舍普奇哈被妖精咬死，妖精公然剪姑娘们的头发，吸人血。几乎每个人都有被妖魔戏弄的经历，但

却没有人敢反抗、诉苦，更不要说像老布利巴那样起来抗争了。哲学生霍马·布鲁特在极度恐惧中打死女妖，死去的妖精公然挑战上帝，让哲学生到教堂受众妖的围攻。霍马·布鲁特本想逃跑，失败后才被迫迎战。他为女妖祈祷的三个夜晚仿佛是上帝与魔鬼的三次交锋，其间上帝节节败退，霍马的祈祷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最可怕的是在《维》中，上帝和魔鬼并不是敌对的，而是相互作用的。果戈理似乎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是同类。魔鬼不仅威胁着理想世界，而且已经闯进了上帝的领地——教堂，并留在了那里。“那座门窗上卡着魔鬼的教堂就被遗弃了……如今已经没有人能找到通向那儿的道路了。”找不到通向教堂的路也就意味着信仰的迷途，甚至消失。面对魔鬼，人们不再向上帝祈求庇护，而是选择逃离。他们遗弃魔鬼的同时，也遗弃了上帝。

4 背弃信仰的黑铁时代

《旧式地主》和《吵架的故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前者温柔舒缓的调子在后者中变成了辛辣的讽刺。曾经温馨的烛光如今让人感到古怪和厌恶，过去及时的喜雨落到伊万的窗户上变成泪痕。旧式地主的面庞不需要微笑的点缀就很和善，而两个伊万堆满笑容的脸只能让人联想到一对方向不同的萝卜。简朴的陈年旧屋有着难以名状的吸引力，伊万的房子却像堆满煎饼的盘子，毫无美感。旧世界里作家珍爱的一切在两个伊万的故乡消失殆尽。两个老人大智若愚，伊万们的“智慧本身几乎已经感觉不到了”（果戈理 1999 272）。果戈理一想到旧式地主的老房子有一天会荒废，变成“倾圮的农舍、荒芜的池塘和杂草丛生的水沟”，心就异样的抽紧。他的隐忧变成了现实，如今，“草屋被拆掉了，只残剩的篱笆和栅墙凄凉地耸立在那里。”果戈理对两组人物的爱憎分明源于在爱和恨中间的取舍。

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中提出过一个问题：“本世纪的人是否会爱人并且感受到对人的基督教之爱呢？”（果戈理 1999 272）。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旧世界里的爱在《吵架的故事》里变成恨，它“像一只毁掉万物的蝗虫到处袭击人们的心灵”（果戈理 1999 271）。他们源于一句粗话的争执持续了整整一生，“仅仅是由于不愿向对立派让步，仅仅是由于自豪感不允许当众去承认错误——一种代替智慧的纯粹仇恨已经降临了”（果戈理 1999 271-272）。

梅烈日科夫斯基认为，庸俗是果戈理笔下的最邪恶的魔鬼。作为一名狂热的宗教信徒、庸俗作家来讲首先是一个宗教范畴概念。上帝是无限，是万物的始和终；魔鬼既否定上帝，也否定无限，否定一切始和终，是本体的中庸存在。果戈理晚期创作抛弃了有形的魔鬼，批判的是最不为人所察觉的永恒邪恶——貌似永恒与高深的庸

俗。《钦差大臣》中的赫列斯塔科夫和《死魂灵》中的乞乞科夫都是这种“非驴非马”的形象。此时的米尔戈罗德里，信仰名存实亡，人们赞颂上帝的言词显得苍白空洞。“教堂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失去信仰的土壤里，最容易滋生的恶就是庸俗。果戈理对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一生的事业就是用语言去批判万恶的庸俗。在《吵架的故事》里，庸俗表现为一个没有信仰、没有出路的沉闷世界和两个貌似高深的庸人。伊万·伊万诺维奇乐此不疲地戏弄乞丐，表现出了魔鬼作恶的本质。伊万·尼基福罗维奇三句话不离鬼，在人们的传言里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拖着条尾巴”。作家又补充说只有妖精才长尾巴，这个庸人的真实身份似乎已经呼之欲出了。

伊万的米尔戈罗德是个嘈杂的城市：远远近近的狗吠、锯子发出的噪音、柱子断裂的嘎吱声、木棚坍塌的轰鸣、愤怒的摔门声不绝于耳。声线优美的提琴不再奏乐，在箱子里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更折磨人的是笼罩在全城上空的，两个伊万没完没了的争执与咒骂。伊万的米尔戈罗德是个混乱的城市：最体面的老爷家里乱七八糟得像江湖艺人的木偶戏台，市长油光可鉴的制服上扣子七扭八歪，本应维持秩序的警察两年来一直在寻找他缺少的那颗纽扣，野兽经常窜到大街和广场上，猪闯进法院叼走公文。伊万的米尔戈罗德是个黑暗的城市：两个伊万吵架的房间护窗板全部关上，一缕光线从小孔钻进来，折射出一个颠倒错乱的世界。“整个房间被一种奇妙的若明若暗的氛围笼罩着。”教堂“幽暗的门廊里显得阴惨惨的。”脚下是布满“暗沉沉的坑洼”的大地，头上是“绵绵不断的雨，灰蒙蒙的哭泣的天，”耳边是“湿漉漉的寒鸦和老鸱”在呱呱噪，还有12年来不绝于耳，而且没有任何终止迹象的两个伊万的争吵声。在这个猥琐、疯癫、痞俗的地方，果戈理按捺不住，发出悲呼：“这世上可真是沉闷呀，诸位！”

果戈理想说的不仅是沉闷，而是可怕。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人们为琐碎小事而无限期地虚耗生命。这个可怕的地狱绝不是沉闷一词所能概括的。“魔鬼已不用戴面具就闯进了世界。自豪的精灵不用化妆成各种形象并吓唬迷信的人们，他以自己本来的面貌出现了。”（果戈理 1999: 272）在魔鬼逐渐趋于内心化后，马克斯·米尔

纳曾区分过魔鬼在文学领域的四个表现层次，其中一个是由作者创造的个人色彩仍较为浓厚的象征符号，因为每个诗人都会创造出独特的魔鬼形象。（罗贝尔·穆尚布莱 2005: 238）果戈理为这个符号体系增加的是庸俗的形象。米尔戈罗德的每个庸人都是罪恶的魔鬼。背叛上帝是一切灾难的源泉，而摆脱灾难的唯一途径是忏悔。福音书的本质便是上帝显明自身乃是慈爱的上帝，他将自己的儿子遣至人间即表明了这一点。上帝以两种方式向我们显示他的爱：一是创造我们，二是救赎我们。他的爱遍及众生，无一挂漏，而他尤爱被弃者：穷人和罪人。只要怀着虔敬的心去回应上帝之爱，就能回到平静的往昔。

没有恐吓，没有劝诱，果戈理用现实之笔勾画出了信仰上帝与背离上帝的人们判若云泥的生活。为了使生命重新变得充盈，人们别无选择，只有回到教堂，祈祷理想之国“光明的复活”。鱼要完成鸟的飞行需要千万年的进化，但是从恶向善的飞升往往只需要一次顿悟。果戈理是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杂糅成的精灵，《米尔戈罗德》就是这个精灵对精神感悟的书写。

注释

①本文中所有未标注译文的地方都选自果戈理《米尔戈罗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参考文献

- 保罗·费尔代恩. 与神在爱中相遇[M]. 北京: 中国致出版社, 2001
- 果戈理. 与友人书简选[Z].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罗贝尔·穆尚布莱. 魔鬼的历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Набоков В В. Лекции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
- Юрий Манн. Гоголь Труды и дни 1809 – 1845 [M].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4
- Юрий Манн. Постигаая Гоголя [M]. Москва: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5.

收稿日期: 2010-01-12

【责任编辑 李凤琴】